

續

藏

書

續藏書二十三卷目錄

忠節名臣

劉忠愍公球

章恭懿公綸

鍾恭愍公同

廖恭敏公莊

楊觀察公瑄

附 子源

黃少卿公鞏

附 陸震 張英 并何遵等十二人

何尚寶公遵

孫忠烈公燧

許忠節公達

楊翰撰公慎

別見文學名臣

舒翰撰公芬

楊忠愍公繼盛

附 張翀

沈光祿公鍊

楊御史公爵

海忠介公瑞

續藏書二十二卷目錄終

續藏書卷二十三

忠節名臣

學士劉忠愍公

事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初爲主事儀制薦侍經筵修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夏雷震奉天殿應詔陳十事王振怒公言總乾綱意在詆振欲置公死地不得會翰林修撰董璘乞爲太常卿事神下詔獄公疏中偶言太常官必得儒臣馬順附振喜曰此可并殺公遂酷考璘誣服公

爲畫此疏。矯旨逮公。當朝捽公去。公不知何坐。大呼死訴。太祖太宗縛公至暗獄中。斧礮暴下。碎其體。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公位龍泉山巔。爲文哭而祭之。人名其地爲祭忠臺。公天性忠潔。議論堅正。沉思積學。好義力行。文詞鏗鏘。金春玉映。人共寶之。如月蟾天。犀也。正統十四年冬。贈翰林學士。諡忠愍。子鉞。鈺。舉進士。鉞官廣東叅政。鈺雲南按察使。

尚書章恭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綸字大綸初名崙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爲主
事南京禮部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條上
太平十四事反復萬餘言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
史鍾公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
舌曰作死公聞發憤卽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又
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親爲臣子又
以天位授陛下稱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
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汪后於

○大○官○名○目○ ○卷○三○三○ ○二○
中宮以正壺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 上見疏

大怒下公詔獄炮烙煅煉迫公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逮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遂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公錮禁獄中越二年 裕陵復辟輒歎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也出之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上令內侍檢公十四事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上亟稱歎曰好官人公繫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亨招

公卿飲公不往。短公上前，改南禮部。上面諭賜金幣文華殿，遣行尋改南京吏部。茂陵卽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公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顧諒陰大婚情禮，自別乞勅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饑，條救荒四事。四年勅公會南臺高明考察，公欲盡去諸不職者，高公不可。公獨疏上，南諸司構公，激言官怒，並誣章劾公。上特遣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卽訊留都，公誣得白。五年秋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

年請老卒 泰陵卽位特贈尚書諡恭毅官其子立
爲鴻臚主簿君子曰 裕陵 茂陵卒踐天祚者三
君子爲有力矣成化初謝鐸預修 英宗實錄檢公
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竟一字不
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之應曰奏疏留
中者例不書謝公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爲大不書
此奚書蓋請 上增入錄中竟不從長子玄應給事
中南京

寺丞鍾恭愍公

事 景帝

公名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冬
爲監察御史公當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
獻太子卒公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
慷慨流涕五年九月公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
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極苦杖
之不死又下獄六年八月又杖闕下獄竟死獄中
時年三十二骸掩園土莫敢收葬 裕陵復辟曰鍾
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啓知

縣茂陵又憐公忠受慘禍祿公妻羅氏官其一子
通政知事啓上疏請公遺骸得出園土歸葬時公歿
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成化二十三年公子援
綸例請諡禮官謂公應詔陳言中及復儲事不若綸
言詳切執不與諡衆共嗤笑禮官恥之公得諡恭愍

尚書廖恭敏公

事

獻陵

裕陵

景帝

公名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遷庶吉士十年給事中刑科正統六年出陝西賑饑得便宜從事當是時西楊在內閣公抗章劾西楊不職八年署大理寺事踰月陞大理丞十一年陞少卿南京大理景泰五年七月災異下詔求言公上疏仰唯皇上被留虜庭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鑿輿未復虜讐未報爲意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舜徵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算迎歸

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觀。上皇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璉爲正副使冊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朝。皇上於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朝見。上皇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時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

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
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
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
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
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
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
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
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謂弭災召

祥之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閏六月，以內艱來京，適章鍾二疏入。上忽念公往年有疏，大類二人，并逮三人。杖午門前，幸不死。謫定羌驛丞，裕陵復辟，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上憐公忠，特并與祭葬，除服，改南大理，言官劾公，公請老。上曰：「莊有大節，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諡恭敏。」公任性易直，而好剛尚氣，言辭憤激，人不能堪。公雖無芥蒂，人故益恨公。公又不屑細行，遠嫌疑，好存謝賓客，諸遊知爲權狎。及至卒時，無以爲殯斂，衆率錢相哀助人。

始信公廉靖其闊達天性然耳

按察使楊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楊公瑄者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爲御史印馬圻內民羣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公疏劾二凶怙寵擅權勢上喜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既還京葦亭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二凶有洩語二凶者二凶先譖諸御史上前暨彈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公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公誣引大臣刑

甚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公坐死。掌道者謫戍，餘貶斥，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得從末減。公竟戍遼東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二凶相繼逆誅，釋歸。茂陵卽位，言官論奏，復公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霏衢所裏外海塘，健跳所海鹽海塘，皆公修築。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陞按察使，甫半載，病亟，察案問候，尚諭築海塘法。

及濟西湖之利，卒祠海鹽東海上，著祀典。子源弘治

間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七月，源上疏言占候得大

一工執事以其

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
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闕除內侍寵
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凡講習詩
書，疏下禮部。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
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
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力。
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

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
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
矯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河陽驛妻
斬蘆覆尸葬之

少卿黃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黃翬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推官德安府
陞主事刑部掌十三司讞牘陞員外郎改兵部歷車
駕職方郎中內艱服除會康陵北狩人心危疑或
沮公行公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爲生太拙鴟夷馬革
自許何愚衆不能沮竟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
上將南巡時寧庶人久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
禮錦衣東廠與庶人交通江彬又握勁兵在上左
右公卿交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司上疏諫公曰

上巡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兵無敢斥言彬吾
不可舍彬爲支語恐上。不悟獨疏六事其略曰

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

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

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不敢

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爲最急者一曰崇正

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

已動可不慎乎故唯聖人爲能慎動仰唯陛下聰

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論思勸講之臣，於是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遠佞人。二曰：通言路。夫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徃徃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伏望陛下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

思。自。名。目。 卷三十一
敢肆矣。三曰正名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
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恠事夫陛下自
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
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
之臣也伏望陛下卽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
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
自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

不可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
罔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
遊于田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
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
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
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
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
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怨
而不敢言卽今江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

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感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流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内，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翻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

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旣徃之謬舉收旣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按今之小人簒弄威權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

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况於無本其何以安恭唯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

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勲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卽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留意。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公疏，卽碎已疏草，曰：願同署名進疏入。二公自分必死。彬見疏，果大恨，必欲殺二公。縛下詔獄，鉗校于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公體最羸，衆咸痛公。

必死乃死得甦震竟死當是時海內盛傳公疏公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貧米鄰家恬不屑意嘉靖改元召爲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少卿公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邪公沈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家震字汝亨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爲江西泰和知縣有善政去之日民立祠祀爲武庫主事 孝貞皇后喪 武宗自宣府奔喪歸又復欲

出震抗疏諫。上怒，罪且不測。幸諸大臣力救得免。陞車駕員外郎，杖于廷，死矣。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亂，神不亂也。竟以瘡故卒。卒後三年，贈太常少卿。子體仁，廕國子生，爲通政知事。是時諫而杖死者，贈主事何遵、劉校尚寶卿、主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太常寺丞刑部照磨劉珏、兵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槃、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各廕子姪一人。入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件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

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一時犯
頃之當愧死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
中負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
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
罔聞知今幸聖皇御極褒恤忠諫此輩更何而目
復立清明之朝耶章下吏部爲寢張英者京衛指揮
使聞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
跪哭諫不允卽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
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汚帝廷灑土掩血耳殞命

獄中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官英弟雄都指揮

李贄曰當瑾初用事時科道有言俱被慘禍其後勢成銓柄在已非其私人不置言路是以一時省臺皆爲不鳴之仗馬而捐軀死諫之士反在于翰林部寺諸臣也迨世宗新政若輩盡宜汰去而忤瑜之疏既下復寢豈當事者懼傷國體而不欲空署逐之耶抑猶有所避忌耶然讀瑜一疏若輩已當愧死矣

尚寶司卿何公

事 康陵

何公名遵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以諫死嘉靖初贈
尚寶司卿廕子世守入太學既祀公鄉賢應天府又
請於禮部爲祠專祀公宗伯霍公名祠曰廉直方
武皇帝朝瑾彬相繼用事彬導上遊幸疇祠名山
將入江南而寧濠方謀以侍子入朝恃彬爲內應比
南巡詔下彬幸得便窺伺懼中阻乃爲危言撼衆
衆亦相視搖手戒莫敢出語甚則以諛言媚彬彬氣
益盛兵部郎中黃鞏翰林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

稍稍踵之。武皇帝怒鞏等，彬復揚言鞏旦夕且死，冀以脇衆。公已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且曰：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萌。蓋指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公慮衆爲彬所脇，又鞏罪叵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巡幸，勿爲左右姦邪蠱惑。鞏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旣欲杜衆口，聞是言，愈自懼。更四出機穽，下公等於獄，復嗾其黨劾言者懷奸誦上無人臣禮。武皇帝益大怒，榜示朝堂，無得效尤。

遵等獄上被。旨荷校繫午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彬自請視杖。杖者故視賄爲輕重。至是密奉彬意。而賄又不至。杖視他人爲甚。公體故羸。又憤所言不達。瘡潰不可療。越三日。竟卒。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草疏時。訶覺之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邪。公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爲謝萬死。兒子令勿廢學。足矣。草章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亂。蓋是時。子世守方數歲。公年三十四爾。公旣卒。南巡議亦竟寢。公幼無他好。爲

弟子員適武城王公純甫爲教授以道義劇切諸生
一日策問范滂母事公感之歸告母曰兒設爲滂大
人能慨然爲滂母乎母笑而許之正德癸酉舉鄉試
甲戌第進士吏部尚書陸公完器重公未幾當試臺
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拜工部營
繕主事明年榷木荆南故事多昵奸胥歲增羨以自
潤商人苦榷過於虓虎公更置一切而壹以廉率之
無何出羨千金左右勸以獻績怒斥之曰來者將何
繼耶乃令下商自百金下減算三之一風水敗貲者

勿算以羨足常數，但令相等，入算者手實其數幾何，自識之，藏於郡帑。其或越貨敗令，與以謁至者，盡沒入之。威惠並舉，至今守爲權令。比去，行李蕭然。卒之日，貧不能殮，待鄉人購而後以視歸葬。先是被杖時，父鐸與家人墓祭，有烏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死見素志夫已而果然。

尚書孫忠烈公

事 泰陵 康陵

公名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正德六年，超陞福建右叅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劉瑾亂政，寧庶人已蓄逆謀，瑾誅，又結錢寧、張雄，日夜訶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九年，乾清宮災，羣臣輒請建儲。庶人多輦金壁，通奸僂臧賢，徧遺諸奸臣，欲且徵庶人子，名上廟燒香，成則自取之。諸奸臣既得庶人賂，又疑畏不敢發，直以好語給庶人。庶人自以爲事十成，八九日恣

橫朝議選才節大臣摧其機牙陞公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聞命歎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携二家童入南昌南昌洶洶謂庶人旦暮得爲皇帝諸省臣附黨及羣賊依附者相助爲聲勢公旁盡庶人奸黨言動輒告庶人先是宸濠中傷胡端敏公下詔獄得公力爲湔雪不死至是雖逆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曲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鄉者盜賊淵藪近割地開爲縣饒撫二府罷兵備公曰緩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

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爲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爲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三國通城廣信橫峯青山諸窰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公見宸濠逆謀急恐變起不測乃屢密疏言宸濠必反又盡爲宸濠伏途諸奸所得卽達上所又爲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璧謝公不得已乞休不允積憂勞數月髭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念

四出沒鄱陽湖行劫公與按察副使許達議調兵勦之三賊遁沙井去公出不意乘夜出江外掩捕遇大風雨不克濟三賊竟走匿宸濠林墓中不可踪跡會言官發宸濠反狀朝廷遣大臣卽訊宸濠懼十四年六月丙午伏賊府中俟諸守臣入大言曰太后密旨召我監國公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邪公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公益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大罵宸濠遂縛公許副使奮起爭孫巡撫朝廷大臣

爾安得辱侮無禮。又縛許許且縛且罵賊。錘折公左臂。併許公殺惠民門外。宸濠竟用三賊爲牙爪。僞稱將軍。首遣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伯。乘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窰賊。窰賊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不得兵器。皆持挺竿。比至安慶。王公起義兵。擒宸濠。湖中諸逋賊。至安義縣。有守吏不能走。故盡獲。湖廣浙江。以饒撫故。不被賊禍。公死節久之。阻于奸倖。未得褒贈。嘉靖改元。贈公禮部尚書。諡忠烈。立祠祀江西。叙其子堪錦衣百戶。

進正千戶武舉第一人、歷官都督、次陞進士第二人、
歷官南京禮部尚書。

尚書許忠節公

事 康陵

許公名逵，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長身巨口，猿臂燕頤，沈靜有謀略。初爲樂陵知縣，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守，或遺賊芻粟，飲食弓馬，或棄城走。公募死士千人，人持大梃，隨賊向徃，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境。以功陞山東按察僉事，分巡遼海東寧道。禮神愛民，下士詳獄，邊鎮懷輯。陞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內外構結，莫敢誰何。公每繫其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公以爲不可使。

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公議。宸濠並反，公不屈，曰：孫都堂朝廷大臣，不可輒無禮。宸濠並縛公，公罵賊。汝反萬段磔汝，汝悔無及。宸濠遂呼賊推二公出，公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口。至惠民門，挺立，賊刀斫其頸，屹不動。賊衆共推抑，令跪，竟不得一跪，遂死。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副使二人，卽爲位易服哭。人恠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諡忠節，立祠祀公。官其

子瑒、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進指揮同知、錦衣

忠諫
經術

修撰舒公

事

康陵

永陵

舒芬，字國裳，生而穎異，不羣凡兒。六歲授孝經論語等書，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瀚修封洹，至獻馴鴈賦，大奇之，薦補博士弟子。督學蔡公清試，輒首語人曰：「此天下士也。」中正德丁卯鄉試，戊辰卒業南雍。嘗夜分不寐於書，無所不讀，而實勵志於聖學，最喜濂溪。嘗稱之爲中興之聖。所著有太極通書釋義，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書論二十篇，詩稗說三十餘條，春秋疑義三十餘篇。一時名士咸推讓焉。丁丑考官陸

文裕公深薦第一主試者抑居十一及對大廷萬
言立就是科制題獨詳上自義農以及近代凡經
史所載爲治之事悉以咨焉公敷陳道法至詳至備
直言時弊諄諄懇切而卒澤於道德仁義粹如也
御批第一甲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時毅皇帝
不時巡幸公憂之戊寅春二月孝貞皇后崩踰月
卽欲往視山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公度其且至
宣麻遂上隆聖孝疏謂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
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烝烝在疚如成王免喪

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既而又上車服疏，謂天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于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意焉。會江西洪水決圩漂舍，遂乞恩終養，謂臣係獨子，無他兄弟，父母老疾，恐填溝壑，辭極悽愴。凡五上疏，不允。己卯春，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溯江浮漢，登太嶽，且遍中土繁麗，先是江西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陸完、錢寧

輩爲內應，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以故一聞駕出，人情洶洶，皆以爲天下事不可爲矣。公乃慷慨曰：「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親王倡吳淠之計，大臣懷馮道之心，陸完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爲故事，復痛刺閣中，謂一切危亡之迹，不苦言以救，而聽主上之自壞，時完以智術倖高位，利于主上遠出，則已得以自恣。

或濠之謀倖遂則已又有非望之福故造爲惡語沮抑諫者謂主上聞直諫便舉刀爲刎狀且曰今撒賴矣初以此沮公公不聽復以此沮諸欲諫者公乃邀考功夏公良勝儀制萬公潮太常陳公九川至寓舍酌之酒贊之曰匹夫不可奪志是夕遂連疏入時號江西四君子明日吏部張衍瑞等兵部黃鞏陸震等刑部陸倬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疏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向使公爲陸完沮則夏

萬之疏且緩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以尼主上之
行哉乃二十日天威震怒命舒芬等百有七人
于午門外跪五日未辰而入終酉而退公嚴整無異
平時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等于午門前褫衣杖
三十公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喪惟口呼高廟之
靈冀以感動上心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尺至不
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杖畢幾斃臥院中
掌院者懼禍至使人標出之公屹不爲動曰吾官于
此當死于此又命爲首者調外任遂謫福建市舶

副提舉羅一峰劾大臣遭喪起復亦謫此官公謫同其地比歸閩人宗其道德風節乃立祠以祀二公云卽襄病就道或勸俟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邪是時死而復蘇遠近相傳爲野祭有一峰之後見先生語旣至閩布德宣威遠夷心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日衆六月丙子江西宸濠果反敗庚辰閏八月聞外艱慟絕兼程而歸歸則哀毀骨立壹循朱子家禮辛巳夏世宗卽位肆赦諸竄謫者癸未服闋應詔復官翰林道濟入謁先師行釋菜禮周歷宮宇壇塲

堂閣覽山川勝槩徘徊數日與聖公講士相見禮聖
公固讓因錄所撰謁闕里記所畫闕里圖所貌夫子
宮墻圖所行釋菜禮儀及士相見禮儀并問答五章
聰句三十五韻總題曰東觀錄時吏部依 詔書例
陞俸一級公上辭陞俸級疏六月奏請 勅命遂得
賜恩又進公階儒林郎降 勅褒之甲申春二月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公上乞 命命婦朝賀疏
謂 皇太后奉 陛下宗社大計而 陛下承繼大
統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 太祖制服之意

則是 陛下于 皇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宜
率天下懽心以事其 親，而不可使 皇太后之凄
涼也。三月，乞致仕以圖便養，疏再上，不允。洎夏，又再
上，不允。又乞改選以便養，又不允。時 世宗欲尊

興獻王爲皇帝，爲皇考，命下，羣臣議大禮，公執議

、五、謀、

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

得，乃率朝紳慟哭於 廟。 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

罰俸三個月。時奉太安人聶氏就養，明年乙酉，太安
人卒于京，扶柩南還，行李蕭然，抵家三月而葬，生平

酷好周禮。詳加訂正。作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剔僞一卷。既乃校定正經。仍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謂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門人魏公良貴。刻于寧波府官舍。又嘗修三禮書。未就而公辭世。公幼卽穎拔。日記數千言。貫穿經史百家。于天文尤精。觀望星氣。有占必應。雖同館號知天文如黃公佐者。亦自以爲不及也。又言鐘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也周公。觀大司樂。則律曆備矣。識者避之。七歲能詩。

十二工賦大或千言，少僅數語，志意溢發，多所自得。嘗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怠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君。其豫在此，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於易之說，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脈，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於周禮一書，嘗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乏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少擢大魁，初不色喜，繼謫閩

船了無愠容，獨立敢言，不撓不懼。端居終日，未嘗晝
寢。夜必計過，自訟。晤卽相告，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
不敢少失尺寸。每聞庭訓，惟恐行之不逮。比列侍從，
卽委身於國。曰：此太史公教也。一聞高堂之疾，前後
陳乞終養，無慮十疏。忠諫兩朝，先後一節。如諫南
巡，議大禮，言必要，諸大道，通籍十年，義氣激烈。諫而
杖，杖而竄，又復諫，又復杖，絕無一毫得失死生之念。
幼以聖賢自期，嘗悼異學之謬，曰：空言無補，不若修
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之座右，緇

流羽客，悉毅然絕之。至于權倖奄宦有求通者，拒之亦如釋老。居閩未幾，奔父喪，琉球人自長史金爵而下，莫不哀號追送。扶母喪入江，忽雲垂波立，危甚，乃爲文籲祭，風濤頓息。與朋友相劇切，無幾微矯飾。尤善成就後學，嘗語之曰：士當爵祿不入于心，溝壑不忘于念。公始生，士人泊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姓舒。歿之前日，門生謹柩，夢垂白簾，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歿之夕，大風雷電伐木，鳥巢覆屋瓦飛，其關係有如此者。病中矩度毫髮不踰，臨終沐浴，與衆揖。

別長子泣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乃睜目謂曰六經
大明於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余生平精力盡在此書
第未及進御爲歉爾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
逝肅皇帝有精醇端介文魁天下賢名大振之褒
又有陳仁義格君心之褒楊一清諸公稱之爲忠孝
狀元至儕之伊洛之賢海內士以公與羅一峰並稱
實不愧云

太常少卿楊忠愍公

事 永陵

忠愍公名繼盛直隸容城人幼苦家難貧楚甚力學
堅苦嘉靖初仕爲南吏曹郎別宿弊立章程吏曹肅
然轉兵部車駕員外郎時虜方亟而部曹承習上下
文書爲支吾大不愜會咸寧侯鸞議開馬市部議推
繼盛行繼盛具疏言馬市決不可開然旣已遣臣臣
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開市五事一必令俺答愛
子入侍二令盡還所捕虜邊氓三議開市後他種落
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爲三等五欲整兵爲

戰守備，毋玩忽生虜心。部尚書聞之，曰：「如此，則馬市不可開矣。」乃別遣主事行，而繼盛疏竟上。上三閱之，曰：「繼盛言是。」旨甚溫，而鸞有揭帖進，乃下大臣八人者會議。鸞寵方盛，八大臣皆中懾，附和許開市，而繼盛遂逮獄。訊謫狄道典史故事，謫官者不事事。繼盛乃日求民利，病興革之，疏桃水以灌塲，開煤山以省薪芻，狄道官無冊籍，輸賦獨聽書筭生操重輕，乃集書筭生科綜之，於是異時飛詭之弊盡絕，而贏糧數十石，均諸民。糧重地，往求售不得者，又傾貲易。

其中二十畝助諸生。上官私易。裁褐者。拒不聽。已建書院。羣諸生學。其中建社館。教番漢生學。於是士知嚮往。番漢生亦各各知揖讓。敬長上矣。比去。民哭送者。千人。明年。遷諸城知縣。豪強斂戢。盜賊屏息。尋遷南部曹主事。已召入。遷刑曹。改兵武選郎。繼盛念起。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者。於是。以元旦日食。具疏。大學士嵩專權。誤國者十罪。逮詔獄。問主使。問引二王。蓋嵩意疑公嘗受業閣學士階。而二王爲上所諱。言故也。繼盛對獄曰。今廷臣無慮。皆嵩黨。孰

爲主使所爲引二王者以奸臣誤國雖能欺 皇上而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又常不見 上非奸臣所避防至親莫如父子故幸 皇上一覺悟問之庶二王能言之也拷訊苦終不撓又明日下錦衣衛杖一百送法司附詐傳親王令旨律論死方繼盛詣衛受杖時校尉苗生者飲之酒曰此蚺蛇膽酒也可服繼盛曰椒山自有膽豈必蚺蛇哉遂談笑赴杖杖畢下刑部獄死復甦太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已益脫然時部諸司

皆憚輔臣頌繫之甚固，繼盛自刮腐肉去膿血，甚楚而泰然安之。王比部世貞爲奔走求救，王司業材詰嵩爲力解，輔臣陽出疏許諾而爲子世蕃及門客所持，竟不上。材流涕爭不得，而繼盛竟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諡忠愍。是時抗疏論輔臣罪者，吳給事時來、張主事紳、董主事傳策、紳以。上憂邊甚，具疏言國家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邊鎮。苟邊鎮諸臣皆由公推舉，具得人，則邊務畢餒，何至若今日之紛紜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盡行賄賂，未推之先，不論。

其才但通關節者乃得推既推之後不論其功但勤
問安者乃得遷托名修邊者非實修邊以餽嵩也托
名築堡者非實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爲
功或謂入爲遁覆沒全軍者得以蔭子戕殺平民者
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祖宗二百年
以來邊防之計盡爲廢壞如此則醜虜安能不橫右
衛安得不困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用兵如韓信李
牧邊防無能爲也 國家定額以給發各邊者在戶
部荷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當亦足用何

至若今日之大困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既以賄賂爲事，必至尅減軍餉。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絡繹，悉邊鎮齎餽，未得見嵩，先餽其子世蕃，未見世蕃，先餽其家人。嚴年嚴年之富，已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人臣不可使富於國。嵩意欲何爲耶？致使軍餉盡歸私第，而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夕。祖宗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盡爲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不窮？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餉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爲之人才者

猶足以供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柰何今日之人才，久爲嵩所敗壞，無有底止。自嵩輔政以來，不顧朝廷名器，惟務私家囊橐，子世蕃市井無賴，倚藉父資，一時無恥之徒，如梟攫腐，如蛆蚋穢，或在內也，則圖爲改官，終日干謁於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爲遷秩。終歲打點於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美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致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祖宗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廉恥禮義盡爲嵩所敗壞。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負忠

爲國愛民憂時如昔人者耶臣竊謂嵩不罷則人才日下才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爲也夫國家之最重且大至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爲所敗壞如此陛下雖憂民之深求治之切亦奚益於治哉臣觀嵩爲人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辯足以亂正才足以濟惡附已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已者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蓋將以箝天下之口使天下之人甚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後益得以恣其惡此忠義之士所以悒惋激憤懷深長之憂者

也。陛下聖神剛健黜妖臣趙文華百官兆民莫不
舉手加額極口稱快以爲太平盛事今嵩罪浮文華
十倍願賜罪斥則沿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
府不令而政自新天下幸甚

光祿少卿沈公

事 永陵

青霞沈公名鍊字純甫越人也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卽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子爲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在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爲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加公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公間從世蕃酒所世蕃嘗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卽以灌世蕃曰吾

代客酬也。喜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於時虜闢入塞。都門不啓。天子坐西齋宮。憂之。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嫚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卽解圍。不者。歲一髡。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孰便。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耶。彼傳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竊以爲。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醒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

噤噤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爲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恠而問曰若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恠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情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

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昧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沈公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卽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歲誼譁亡人臣禮今

復誣詆大臣自爲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
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
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
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
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粢而遣其子弟
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慙
爭爲公詈，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
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
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而侍郎楊順來總

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選，悞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徼避兵人，僇之以爲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旣得代，卽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爲爾。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吾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

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蒿于世蕃所曰
是夫也結死士擊劔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
曰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
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
少卿而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
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
楷合筴捕諸白蓮外教通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
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僂公籍其家而子
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

此笑更妙

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
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
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上
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
居久之相嵩敗世蕃砣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
爲襄理還其諸生穆宗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寃始
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
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姦
黨狀而給事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

司寇獄論抵罪當虜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
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陸公爲言於上而許之所入
男女以巨萬計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
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徃徃多楚聲以故人咸讀而
憐之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一子
四長卽襄次袞次褒死公難最少子袞以穉免襄旣
白報公讐推太學恩袞

論曰爲國擊嵩不勝公徒爲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
不死神鞞鞞者億百千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楷乎

死而死矣。余謂公死而生。嵩生而死。公固流芳百世。嵩亦遺臭萬年。若嚴嵩諸人。真所謂求死不得者。曷嘗死也。卓吾子私記。

御史楊公

事 永陵

真諫
楊御史爵富平人也。嘉靖中，疏請慰人心以隆治道。言臣惟人主一身用，人行政，萬化之本原也。是非得失，方在乎幾微，而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就，關焉甚可畏也。聖帝明王，深察乎此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爲大於細，圖難於易，故能天人交與，而有以延祚於靈長。今天下大勢極矣，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

讒說面諛，党同伐異，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臣早夜耿耿，至痛心流涕，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洪恩，下負所學也。惟聖明垂聽焉。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爲安，以災爲利，以可憂爲太平。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積弊而蠱，所以爲不可救藥之病也。往年夏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無禾，歷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卽止。民失所望，洵無聊。此正陛下撤樂減膳，率羣下祈惠祐之時也。而大學士夏言數人者，方以爲靈瑞而稱頌之，不

幾於安危利災，以大可憂者爲樂耶？孔子告顏淵爲
邦，在遠佞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大臣之職，當輔
君當道，志仁先天下，以爲憂，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
人臣之極位，是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夫翊國
公郭勛，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惡，朝廷之蠹也，迹
其舉動，亦豈能有逃於聖鑒哉？顧聖德優容，不
忍卽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
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遏之於漸，則朝廷優禮大臣，
體貌未失，而武勳餘裔亦得以善其終，或使稔惡肆

毒潛干政柄，羣邪趨附，善類退處於天下，國家之禍必深矣。治道去其太甚，此其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得，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以至於死亡，臣近巡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一人，此南城一郭耳，其諸五城尚未知有幾也，千里之遠，耳目之所不及，又不知其有幾也，此皆陛下之赤子，望豆蔬延須臾之生而不得正。陛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

木之功累年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至數十員。又以一方士之故。差官萬里。遠修雷壇。浚民膏血而不知卹。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財。盡民之力。其無乃自感其根本也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於亡。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加以頻年災異。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堯兢兢。如舜業業。如禹惜寸陰。如文

王日昃不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天下，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而服行之矣。數年以來，朝儀闕經筵，輟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嘗得一覩。聖容敷奏，未嘗得一聆。天語今庶官入覲，遠自萬里，孰不欲一望天顏，以慰快覩之心，而咫尺闕庭，不得一見，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玩愒，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聖王之世，

執左道以惑人者必誅，而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也。今舉名器之重而畀諸迂恠之徒，異言異服，列於廷苑，金紫赤綬，延及方外，而名器之濫極於此矣。陛下以天縱聖資，爲上天元后，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細旃廣廈，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而藉之爲聖躬之福耶，甚非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

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趨異教，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諫，虛懷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陛下能容，敢以直言干冒。天聽言過激切，而不獲罪者，亦多有之。比年以來，震之以天威，加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爲罪而斥。故臣下懷危慮禍，無復有犯顏直諫，爲匡救逆耳之言。夫成湯六

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商令主也。傳說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勗之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者也。臣恐自今而後，雖懷忠義之心，非灰心仕進，甘退丘園，亦必深自晦藏，爲保身之計，孰敢發口論天下之事，以取死亡哉？忠蓋杜口，則諂諛交進，上德不達，下情不通，堂陛之近遠於萬里，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五也。伏願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戒勅夏言，務篤忠貞，以報國於郭勛。

預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罔
之術、一主於慎、獨以養天德、達王道、則莊敬日強、而
眉壽千億、虛明照物、而忠邪莫逃、宗社萬萬年無疆
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端在此矣、疏上
下詔獄、械繫者數年、雖處憂抑中、端凝正直、雖獄卒
咸敬信之、久之得釋、而會尚書、浹有陳論、上大恚
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卽與給事
中怡、郎中魁、俱就逮、爵時抵家、方一日、忽錦衣校至、
曰、若復來乎、校素敬爵、慰之曰、吾欲有他往、特一省

公爵笑曰吾知之與校同飯飯糲食校不能堪爵啗
茹自若也食已曰行乎校曰宜一入爲別爵立屏前
曰朝廷有旨見逮吾行矣卽攬袂行復再踰年
乃出

太子少保海忠介公

事

永陵

今上

公名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以鄉舉爲南平學教諭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爲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莫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爲貧哉自世沿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兢兢不舉其職士習蠱而吏治媮所從來矣持論若此尋進淳安令淳巖邑也地瘠而民嗇所產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巖複嶂民易逃匿山

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慨然思拯之。初入署，例有燕公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稅，不使窮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饋。制府竟無讓，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

壽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豐城鄆懋卿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楊三臺使釀燕之費，至千餘金。鄆將往徽齊，雲牒所過郡縣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鄆，甚言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者甚具。鄆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曰：「令言是也。」潘臬郡守聞之，股慄，曰：「令何慙，幾累我輩矣。」公時已晉嘉興，別駕鄆私人御史袁迎鄆，意以他事摘公從舊職，論調興國，興國地故單薄，歲

賦不入民苦浮糧爲患公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獨惡
清丈以甦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 肅皇
帝尚玄修朝政多曠公慷慨言天下大計謂興土木
爲傷民數推廣事例爲鬻爵以師陶仲文爲非體以
仙桃藥丸爲恠妄甚者以不見二王不還大內誹謗
猜疑僂辱臣下爲薄于父子夫婦君臣其言皆敵以
下所不能堪者 上震怒投其章于地已徐閱之意
若爲動者留踰月不下而會 上意有所不可遂下
公詔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聞天下

亡何。肅皇帝崩。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事。已晉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爲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甚。中外墨吏。徃徃望風解印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赭其門。以居。聞公至。卽易赭而黝。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行。見公亦減其半。云吳故有松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溉。已爲潮齧。淤爲陸。公斥羨募工。乘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豪以爲奸利輸不

必入公獨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
時吳中貴人無逾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
郎陟武斷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
大夫之名貪暴者多竄跡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
更生之望矣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
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
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爲井田之
遺意故其令疲邑撫三吳皆以清丈爲急而力行條
編一法令額外征徭不至重困之至今小民得保守

田業相率繪公像而尸祝之比比也。然公竟以奪富
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里居十餘
年九卿若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今上聞
公名起公南僉都御史旋以爲南史部侍郎公至首
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爲姦決不可縱而歸本君
身多責難語疏奏上深鑒其忠屢欲召用而柄地
有陰沮者乃以爲都御史掌南院浹歲三遷皆出
特簡海內端人舉手相慶以爲特達之知而小人之
不便者顧自公爲迂闊詆之甚力章亦寢不下公屢

真小人之見

忠節卷目
卷三十一
疏乞歸。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日貧無
可給。棺槨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公。至罷市者數
日。祭于塗。累數百里不絕。訃聞。上震悼。久之。贈太
子少保。謚忠介。

續藏書卷二十三終